

唐宋叢書

古四

25

桐風新話

一之三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二文四號	
五文冊	
五一函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4
冊數	56 ( 25 )
函號	37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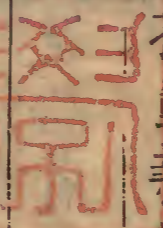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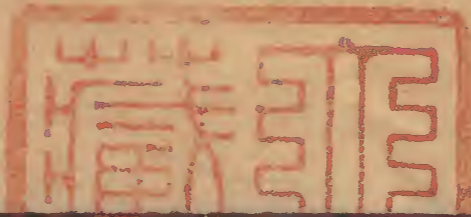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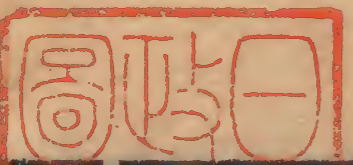


捫虱新話卷一

宋福州陳善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

吾書中頗有贅訛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今人未嘗窺  
 窺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事顏回  
 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口





耳所能證也哉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  
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  
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死而  
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  
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攷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  
至欲求道則以爲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  
謾語者云所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耶

歐陽公信經廢傳

予愛歐陽公學術議論然常恨其信經太過反泥而  
不通公之論以洪範周易無河圖洛書中之事繫辭  
上下非聖人作其於春秋謂隱公非攝位而趙盾許  
止其真殺君者也若然則河陽之狩爲真狩矣秦誓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公獨以爲武王卽位三十一  
年武王八十三卽位九十三而終安得十一年始伐  
紂而經復云乎三年乎大抵後世太古旣遠言古事  
則當以古爲正古人三傳雖時有踈脫然或當時師  
傳之說猶存或亦有簡牘之記可以爲據未易盡廢



也如書云榮河載與秦入神漢太一之類此豈可以私意附會穿鑿而爲之哉論語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司馬遷以爲此孔子爲出公哀公發也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鄭陽以爲此孔子爲哀姜發也二人者太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而爲是說則必有所本而今人遂以意度之夫豈勝億說哉歐陽公必以傳爲不足信過矣又如詩之頌作於成王時公以昊天有成命言成王不敢康者當時康王時詩也執競言不顯成康者當是昭王時詩也此皆執文害理信經廢傳之過

王荆公說新經穿鑿

李長吉嘗語予昔問羅疇老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革而荆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未知孰是疇老云譬如釋迦十大弟子各說第一義二說皆通無可揀者予謂王氏之學率以一字一句較其同異而父子之論自不能一如此迨其末流之弊學者不勝異說末論成湯帝堯且論昔在在昔諸所穿鑿類皆如此予竊不取



王荆公新法新經

王荆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不以爲然二蘇頗有論列荆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規諷至大誥篇則幾乎罵矣召公論真有爲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解又矯枉過直而奪之至子由晚年似知役法不可盡廢故謂司馬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入其作東坡墓誌載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洗荆公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爲不可者司馬光也終始以爲可者曾布也其餘皆出入之徒也然免役法至今行之民以爲便

何終不可之有予觀荆公要是一世異人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嘗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至今晚生小子亦隨例譏評至厭讀其書蓋非獨不喜新法也山谷嘗有和贈張文潛詩曰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力別否元祐諸公惟此一人議論稍自近厚可想見其遺風

王荆公新經字說多用佛語



荆公字說多用佛家語初作空字云工能穴土則實者空矣故空從穴從工後用佛語解云土以爲穴則空無相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此語比舊時爲勝維摩諸經曰空卽無相無相卽無作無相無作卽心意識泐華經曰但念空無作楞嚴經云但除器方空體無方荆公蓋用此意又如云追所追者正能追者走而從之搔手能搔蚤所搔將何以能入爲柯所入爲柯之類此能所以語亦出佛經中圓覺經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

者無作無止無住無滅於此證中無能者所佛經謂能所者彼此義也吾書中本無此語予嘗與坐客謂此因舉古尊宿陳睦州常與士一人對話其人盛稱字學睦州乃於空中點云還識這個麼其人罔指睦州笑云永字八法也不知予語已遂於空中點一點問客云且如荆公一部字說多用佛經語還曾得這個否客又罔指

楊龜山三經義

楊龜山立著三經義辨以譏正王氏當矣然不作可



也  
孔子誅少正卯春秋不書于經

少正卯之誅不見于春秋或者以爲非卿故不書非也孔子之作春秋正以道不行故用空言以寄褒貶耳若少正卯之誅則其志可以少伸賞罰之權可以復振空言何用哉使三百四十年事事如此春秋雖不作可也何少正卯之足書云

東坡尚書傳

子居永嘉嘗與陳元智共論蘇東坡書傳至顧命戊王崩方殯康王釋服離次出車路門之外受于戈虎賁之迎以爲失禮嘆訝久之予曰唐呂諲乾元二年同平章事以母喪解三月復召知同門下省上元初知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哀拜賜人譏其失禮此殆與周王無異也元智曰不然康王雖幼成王子也周公雖死猶有召公不容失禮如此以坡語爲非是予固不然其語然未有以難之自爾遂歸其後因讀春秋及魯郊禘事且見先儒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成王



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而孔子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因思成王在時已有此矣况康王平當賜周公天子禮樂時召公豈不在中夕卧念及此不覺拊髀曰恨元智不在當折其角矣聊記於此異日面會當理前話作第一問以發一矣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鳴球非可以憂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憂且擊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

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心而不知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予嘗以其語戲作聯句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和之至令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撫掌

舒州教官言易



余先兄慶長嘗語予往守官舒州懷寧嘗與教官同  
候太守坐間守問教官曰如何是一陰一陽之謂道  
教官答云道在陰而陰得其一道在陽而陽得其一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如何是陰陽不測之謂  
神答曰神者在陰而陰不測在陽而陽不測故曰陰  
陽不測之謂神守甚喜其語慶長對予再三誦之予  
惜不記其人名字慶長亦自能易予從問大衍之數  
虛一不用當其不用一歸何處慶長舉起算子一把  
良久笑云甚處在耶此亦有理

林元齡說易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者以十易而善言易蓋嘗  
與論爻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七  
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十四爻  
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爲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亦奇數也楊雄作太玄遂有畸贏二贊  
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元齡甚  
喜其說大抵易之爲書無所不有或以歷數或以十  
筮蓋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



九而乾用九坤用六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朱先生易圖

朱先生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圖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言乎乾勞乎坎成言乎

艮又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說周易也予以爲不然夫八卦自是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伏羲文王之異如以說卦天地定位爲乾與坤對山澤通氣爲艮爲兌對雷風相薄爲震爲巽對水火不相射爲離與坎對遂別之爲伏羲卦圖則雜卦所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又爲孔子卦圖乎予不取其說



禮記蒲盧

鄭氏禮記以蒲盧為螺贏謂土蜂也沈存中曰不然蒲盧即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而繼之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蓋蒲葦之為物不擇地而生藝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爾雅云螺贏蒲盧郭璞云即細腰蜂也俗呼蠓蚋今以蒲盧為蒲葦恐無是理當以爾雅鄭氏為正然予觀遜齋閑覽又以螺贏蠓蚋蒲盧為三種晰泥營窠於室壁間者名螺贏穴地為窠者名

蠓蚋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不知遜齋何所據而言此酉陽雜俎又曰予書齋前多蠓蚋蓋好窠於書卷筆管中祝聲可聽此即與遜齋所謂蒲盧無異又別一種云顛當窠淡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則又似所謂蠓蚋者要之名狀雖不同然今流俗呼為蠓蚋云

蒲盧蒲葦

沈中存說蒲盧為蒲葦予嘗辯其非是後讀陸氏爾雅云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



且引中庸政猶蒲盧之語謂蒲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謂之螺贏又引本草云匏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藻蘆取諸蒲蒲善浮詩所謂不流束蒲者也其說似匏瓢壺盧蒲蘆爲一類故在釋草部中爾雅又云螺贏蒲蘆細大壺之有蘆者也楚辭曰玄蜂若壺取是焉予以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疑於地道斂樹之語遂以爲蒲葦其實未知螺贏蒲蘆之義

中庸非全書

予舊曾爲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書也然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以下一段恐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王周公達孝遂附于此當時雖爲之解然非誠說也又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尤不可曉按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斥言之因以堂而示門人曰其甚易如此耳弟子



因而記孔子所謂示諸斯者是指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國其如示諸掌無乃非其義乎仲尼燕居當有缺文

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其掌而已乎予以此知二者皆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非全書

毛詩三百篇皆破弦歌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弦歌古人賦詩見志蓋不獨誦其章句必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耳琴中有鵲巢操

騶虞操伐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作詩皆以歌也又琴有古人之雅琴頌琴者蓋古之為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耳雅頌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乃曰豳風兼雅頌夫歌風安得與雅頌兼乎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舞漢高帝大風歌項羽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遂有大風起力拔山操蓋以始語名之耳然則古人作歌固可彈之於琴今世不復如此予讀文中子見其與楊素蘇瓊李德林語歸而援經鼓蕩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



逸詩不教讀不見取於孔子

逸詩見於論語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皆聖人以其言不合理而太之者卽此可見當時刪詩之意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比禮夫君子不可斯須去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理者惟子夏知之故曰起予者商也謂於聖人有所發也今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是孔子因而刪之矣唐棣之詩人以

此兄弟唐棣之華萼上承下覆今乃偏而相反以喻兄弟相失室以喻其所處作詩者言兄弟豈不相恩今乃相失如此以所處之遠故也夫兄弟之愛天性也豈以遠而不相好乎此尤害理者故孔子從而正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於是去而不取孔子於逸詩所不取之意見於論語者如此則其他可以類見也今詩傳所載逸詩抑又何限惟琴書載衛女之詩所謂思歸引者獨見全篇云涓涓流水流于其淇今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詭隨坎軻



何辜兮離厥茨予觀是詩始言淇水有似乎竹竿次言離厥茨有似乎墻有茨則知逸詩之言有類於詩者多矣惟其不純故不見取於孔子耳或者嘗疑古詩三千餘篇今存者三百五篇而已孔子雖刪詩安能十太九乎以論語及衛女之詩考之則孔子不取之意蓋如此夫石鼓之文猶不見於後世況其他乎

詩之亡者六篇皆笙奏

詩之亡者六篇魚麗之後亡其三曰南陔白華華黍也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亡其三曰由庚崇丘由儀也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毛氏注謂遭戰國及秦世而亡之也故其詩不傳然六篇之亡皆是一處不應中間有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者皆於笙奏之然當秦火之先何此六笙詩獨亡周合商份曰不然所謂亡其辭者亡讀爲無謂此六詩於笙奏之雖有其聲本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



有辭耳此笙與歌之異也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毛氏云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商份曰此亦非也管與笙一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然以予考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非無辭矣故後漢明帝養老亦取歌焉明帝太孔子刪詩之世未遠必得其辭故得以播之詠歌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今逸詩見於經書者又有狸首驪駒二詩禮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其下文云詩曰曾孫伊氏四正其體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此爲狸首之詩辭也前漢江公謂鼓吹笙曰歌驪駒王或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注云其詩曰驪駒在門僕夫其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則驪駒詩亦非無辭也以此知六笙詩必皆有辭而亡之當如舊說然獨六笙詩亡則謂份之言蓋得之鄭樵樵博聞士也姑著其語以俟參考

鄭康成以周禮學箋毛詩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方中云騾牝三千則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制采芑云其車三千則云司馬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乘亂羨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則以爲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樸棫云六師及之則以爲股末之制未有周禮伍師爲軍軍萬

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一時之言不可以一一牽合也康成蓋長於禮學以禮而言詩過矣近世沈存中論詩亦有此癖遂揭老杜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三千尺爲太細長而說者辨之曰只如杜詩有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世間豈有萬丈城哉亦言其勢如此耳予謂周詩之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嶽峻豈能及天所謂不以辭害意者也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稍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



絹二百五十四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實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會坡意卽寫修竹數竿遺坡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語如此可見詩人之意若使存中見之無乃又道太細長耶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論語中固有因古語而爲說者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兩句正是古語其

曰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云者乃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爲是說也以類求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凡此類皆因上句而立說則上句亦乃古語耳弟子因而併記之章次如此說者以其始語無孔子曰字遂或以上句附前段而爲說至以唐棣比可與權誤矣又如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下繼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是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宜是一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說者以爲四科蓋是孔門中當時有此科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所言顏閔於其後以見顏閔所以列於德行爲四科之首者如此此二子曰連四科而爲說亦可蓋文理或然爾以類求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此四句亦必當時有此品論其下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亦與記顏閔同也此當是一章又如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繼以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至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又是一章文勢與前二章正是一類說者子以始語無子曰字多以四科連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爲一章若然則柴也愚參也魯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子路對荷篠丈人處併而爲一也可論章句如此而說者亂之遂失其義茲不



可以不正

論語有譬喻之言

論語有譬喻之言而後世以爲誠然者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殖者蓋譬喻也意謂子貢學道不能虛中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也故對顏淵屢空而言而史記子貢傳遂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且復傳之貨殖乃云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走幣以聘享諸侯此其語本莊子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

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莊子蓋寓言也而太史公不之察又於原憲傳著其語皆由讀論語貨殖一言之誤耳又論語所謂則將焉用彼相者此相字亦譬喻記曰如瞽者之無相俵俵其何之師冕見子張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



師之道也所謂相者如此今學者皆指爲輔相之相則誤矣

道人說論語

林邦翰爲余言嘗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頗有理予願聞之邦翰曰道人云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於取物其釣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射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於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不然聖人豈徒爲是弋與釣也哉時一坐莫不稱嘆予曰此說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

孟子難讀

孟子之書有言而可爲萬世用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之書要自難讀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雖然孟子豈無操持者哉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孟子之書類多如此學者遂立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孟子莊暴一章



孟子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此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如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則所言皆主於有樂而已豈暇論禮樂哉及孟子問王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則其心不能無愧於孟子也而孟子謂王苟能與民同樂則雖好樂無害也蓋孟子與王言所以因其勢而利導之每每如此王曰寡人好貨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王曰寡人好色孟子曰昔者大王好色王曰寡人好勇孟子曰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王曰寡人好世俗之樂孟子又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所謂其應如嚮其實陽開而陰塞之也鼓樂與田獵所以爲樂者也此一章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其類乎或曰若以爲悅樂之樂則云先王之樂世俗之樂何謂蓋齊王嘗曰吾何修而可比於先王觀也柳子厚



於非國語無射篇嘗引孟子今樂猶古樂之說曰吾以孟子爲知樂乃亦承襲之誤耶

孟子文字最爲巧妙

文章鋪敘事理要湏往復上下宛轉鉤貫令人一讀終篇不可間斷乃爲盡善蓋自六經論語之外惟孟子最爲巧妙今錄二章於此可見其法如是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



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  
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  
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  
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此之謂也吾謂此一章似長江巨浸瀰漫無際而  
渾浩回轉不可名狀又如萬章曰或曰百里奚自鬻  
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娶秦穆公信乎孟子  
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  
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  
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  
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爲汚也可謂智乎不可諫  
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  
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  
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  
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  
賢者爲之乎吾謂此一章似布泉懸水下注萬仞怒  
沫狂瀾乍起乍伏瀕洞洶湧而觀者竦然蓋此二章



文字曲折萬變而首尾渾成理致詳盡如此此孟子之妙處而學者不論予故表而出之恐亦後學者之所宜聞也耶

左氏載楚右尹子革語

予讀左氏右尹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語之子革曰摩厲以瀆王出吾亦將斬矣王出復語子革乃誦所招之詩嘗戲謂子革固善諫矣然使劉暉聞之則子革不免爲絀君劉暉正色詰郭彰彰怒曰我能殺君身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擅寵作威福天子汝官正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衆人解釋乃止今子革乃曰摩厲以瀆王出吾亦將斬矣子革不亦危哉每讀至此不覺失笑以吾觀之劉暉之言正似兒戲而史臣乃載之以爲鯁直何耶

左氏附會論語

左氏有附會論語處甚多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左氏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左氏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皆附會之言不



足取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曰裨諶謀於野則獲蓋以草爲草野之草且其所叙復與論語異當以論語爲正

司馬遷淺陋

論語本無異義然前世頗有因其言而失之者司馬遷書伯夷傳載伯夷扣馬而諫父死不葬之語是因孔子餓于首陽之事而增益之也宰我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事因孔子有子也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之說而妄意之也遷於著述勤矣然其爲八淺陋不踈畧而輕信多愛而不能擇故其失如此予獨善孟子於伊尹不信割烹於百里奚不信食牛於孔子不信侍人瘠環之事辯証甚明過遷遠甚然於論語亦不能無失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因之故曰管仲曾西所不爲而不謂孔子以仁許之也孔子曰子產惠人也孟子因之故曰惠而不知爲政而不謂其有君子之道四也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意謂必立然諾以爲信必犯患難以爲果者乃所謂小人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此則孔子公食太兵之意矣凡此皆因孔子之言而失之者孟子猶然況太史公乎論語曰爲命禘諶草創之草當與天造草昧之草同而左氏因之遂謂禘諶謀於野則獲其後楊子雲作泐言以擬論語孔子曰君子不器楊子便曰君子不械是何等語此又在史遷下矣可以發千載一笑

史記不載齊宣伐燕事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齊世家載潛王時伐宋亦不言伐燕也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讓相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狗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怨百鍊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至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與沈同問答事同此伐燕乃潛王也燕王噲之立當潛王三四年噲亡而昭王立昭王二十八年燕與秦楚三晉五國共擊齊燕獨入至臨淄取其寶



器潛王謀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燕伐寡人者也皆潛王時事孟子游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緣何誤爲宣王退之曰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所言焉耳意其以此故誤耳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予謂此乃庸人鄙夫掃祿固位者得以藉口也爲人臣而不言功將何言乎堯之於舜也曰底可績舜之於禹也曰時乃功舜禹未嘗不以功言也稷有播種之功契有敷教之功皐陶之功

在于明刑后夔之功在于典樂伊尹以伐夏救民爲功周公以制禮作樂爲功此數君子未嘗不以功言也下至蕭曹丙魏皆非無功豈房杜獨無可言而得稱賢相乎爲相與用兵異故子房無智名無勇功者兵以密爲機故也今史之稱二人也既曰玄齡善謀如晦能斷矣又曰求其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豈謀斷非其所致之蹟乎若夫世之庸人鄙夫阿意求合日復一日歲復一歲不聞施設將與草木共盡此孔子所謂斗筭之徒何足算者也而猥以藉口輔相



彌縫藏諸用不知其誰欺乎

唐史贊有相反處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于志寧高宗之時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與魏元忠韋安石在昏主側臣問不一引手搵奸邪三謀一也而贊乃謂志寧知雖死無益而以魏韋爲鄙至贊韋處厚則又謂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爲以堯事君此相反也張巡守睢陽食愛妾與劉昌守寧陵斬孤甥一也而贊乃謂昌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至以杜牧所稱巡遠陷睢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於世爲牧未之思此相反也蓋鄙魏韋取處厚則志寧不免爲佞臣以昌斬孤甥爲不祥則巡食三萬口不得爲美事此是則彼非不知史臣之意何在

莊子寓言無實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此莊子寓言也而後世信之東坡居士曰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楊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



哲堯僮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  
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予以爲不然雄之言蓋出於  
史記太史公曰堯將遜位于虞舜岳牧咸薦乃成之  
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興然後示政示天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  
于許由由不受耻之而逃及夏之時有卞隨瞀光者  
此何足以稱焉太史公好奇多愛而不取許由之說  
何哉予觀莊子言堯舜又以天下讓子州支伯善卷  
萬戶之農又言堯之師曰許由由之師曰齧缺缺之  
師曰王倪倪之師曰被衣此其人名字與子虛無是  
烏有無異凡莊子所言若孔子見老子猶龍之語皆  
無其實不可信

楊雄不知性與心

楊雄不獨不知性亦不知心雄謂心潛天而天潛地  
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却不  
似莊子之言曰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鏡也則是此心大於天地天地萬物固不逃於鑒照  
者又豈待潛天地而後測天地乎雄惟不知心故亦



不知天地以心爲二於天地此雄之陋也楞嚴經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當知虛空生汝心內觀諸世界在虛空耶周之言正與此語合

楊子泐言太玄經

楊子雲泐言多致意於真僞之際曰觀人者審其作輟爲政者核其真僞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鷄之不可傳翮也學仲尼者比之羊質虎皮行儀秦者比之鳳鳴鷲翰巫步多禹而醫多盧則以爲託也此其志在於譏王莽然吾恐雄亦未免於託雄作太玄以擬

周易或者比之吳楚僭王顧非僞乎此自曉之論也

韓退之謂荀楊未純

韓退之謂荀楊爲未純以予觀之愈亦恐未純蓋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乎情而非性則流入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流入於墨氏矣原道非莊周之剖斗拆衡而著論排三器則與周莊何異此則愈之未純也可知愈闢佛老而事大顛不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



蘇子由解老子與佛書合

蘇子由作老子解多與佛書合亦時用其語當是先看佛書知其旨趣故時時參用耳其與筠僧道全語自謂得之佛書予嘗恨歐陽公文章議論高出千古而猶未能免俗惜乎其不看佛書也子由又嘗與子瞻語子瞻以其所解老子比詩春秋傳古史差不及此亦是子由於佛書未能自得故雖用其意而時有牽強此三書言古今之迹自是不足及故屢曾刊定厚質之子瞻晚年多得子瞻一言方肯自信予觀黃魯直嘗讀列子便爲普通年中事不從慈嶺傳來使魯直不先看佛書亦安知此書之妙

前輩讀書類皆成誦

世傳蔡相當國日有二人求堂除適有美闕二人競欲得之且皆有薦拔也蔡莫適所與卽謂曰能誦盧仝月蝕詩乎內一耆年者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音吐鴻暢一坐盡傾蔡喜遂與美除頃因夜話及此予因言前輩讀書類皆成誦如此不似今人滅裂艾慎幾云月蝕詩要是難誦遽讀之有不能句者予曰柳子



厚天對更自難讀時時問人人皆不解其屈曲聱牙不獨三盤五誥也只此便可成侍讀侍講矣團坐大笑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曉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讀書牢記則有進益

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誰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雖也况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為得法云

古人讀書減裂

古人讀書時有減裂范武子士會也而今古人表置士會於中上裂武子於上中名且未識能定其高下



乎劉琨詩云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蓋一事而疊用之是又不知宣聖名字耶泐言曰昔者顏回嘗晞夫子矣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此亦子雲之誤據正考父本非作頌之人而公子奚斯者又但作寢廟而已何所晞之有其後玉文考魯霽光殿賦便云奚斯誦僖歌其路寢此又可笑然其誤已自子雲始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字義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蓋

荆川新話卷二

文章必有宗主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當此責也韓退之抗顏爲師雖子厚尤有所忌況他人乎予觀國初文章氣體卑弱猶有五代餘習自穆修等始作爲古文學者稍稍從之然未盛也及歐陽公作師魯墓誌但言其簡而有法而已不以古文謂曰師魯始也世以此公平日與師魯厚善亟稱其文字乃於



此若有所惜何哉石守道作三豪詩曰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默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有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不以爲誚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公既不爭名於杜默而復有惜於師魯乎雖然子聞之孫權初欲與劉備共取蜀遣使報備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敵乘隙非長計也權復不聽遣周瑜率水軍往夏口備不聽過軍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既召瑜還備遂自襲蜀取之古人臨事切要處未嘗不自畱一着也今歐陽公若以古文始自師魯則前有穆修及有宗先達甚多此豈其本心哉無乃亦自畱一着哉

作文貴首尾相應

桓温見入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



文章貴錯綜

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殺燕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予謂此泐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泐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以爲健也楚辭正用此泐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從耳今羅池

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本爲誤惟沈存中爲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泐自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闢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文章奪胎換骨

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泐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仆如麻



漢史霽止而回顛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于於文  
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但知誦公此文而  
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兒子  
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照滅泯  
公嘗喜誦之祭文蓋用此耳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  
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  
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  
姜君弼課冊亦云雲與天際歟若車蓋疑臚未瞬瀾  
波霍霽驚雷出火雷木糜碎殷地蕤空萬夫皆廢雷

綬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  
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  
傳之妙學者卽此便可反三隅矣

文章由人所見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耳只如楊大年  
歐陽永叔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而好  
惡如此晏元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著底日鷺  
已飛前之句聖俞以爲此非我之極致者豈公偶自  
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吾平生作文惟尹師魯一



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意處然則於餘人  
當有所不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有定  
價不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耶雖然陽春白雪而  
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啞然而笑自古然矣吾觀昔  
人於小詩皆旬煨月煉至謂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  
鬚者其意如此乃知老杜曰更覺良工心獨苦不獨  
謂畫也

文章博遠貴於精工

世傳歐陽公平其日爲文章每就紙上淨訖卽粘掛齋  
壁卧與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畱一字者蓋其  
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三折肱始爲  
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真可傳者皆不苟者也唐  
人多以小詩著名然率皆旬煨月煉以故其人雖不  
甚顯而詩皆可傳豈非以其精故耶然人說楊大年  
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誼譁  
而不妨熟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  
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須臾之際成數千言如此似  
爲難及然歐公大年要皆是大手歐公豈不能與人



闕捷哉始不欲苟作云耳予每見同舍臨文言際試  
就借觀則曰此草率課耳予把定戲曰恐君精思亦  
莫宜此其人心雖不悅然知其戲亦卒無以應予遂  
皆笑而罷

文字意同語有工拙

文、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修張景二  
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  
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  
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爲優然存

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予觀鳩摩  
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護曰大衆圍團坐弩目看世  
尊羅什卽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不惟語工亦自省  
力卽此可以見才之長短

爲文妙在掩抑頓挫

予自學琴而得爲文之法文章之妙處在能掩抑頓  
挫令人讀之疊疊不倦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曰昵昵  
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  
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群忽見孤



鳳皇躋攀分古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頓挫  
也退之與李翱書並用其法云僕之家本窮空重遇  
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  
携此將安所歸托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  
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  
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  
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  
其安能有以合乎又云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  
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

以僕皇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  
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繼終  
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  
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  
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大畧  
如此觀其筆力覆却頓挫文理燦然與穎師琴詩何  
異

作文須題外立意

文章須用於題外立意不可以尋常格律自窘束束



坡嘗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  
定知非詩人此便是文字關祖也予亦嘗有和人詩  
云鮫綃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機杼聯安知妙在筆  
墨外第一莫爲醒者傳竊自謂得公意但不知古人  
多少

作文使事之難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  
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  
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  
少

古人多假借用字

古人多假借用字集古錄言漢人以歐陽爲羊眉壽  
爲糜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觀論語  
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  
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  
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爲之解予求其  
說而不得故依漢人例敢以仁人爲通用之文不然  
則井有仁焉爲仁義之仁果何謂乎



觀人文章

文章雖工而觀人亦自難識知楚志翻著襪法則可以行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晉唐國朝之文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予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已

唐宋文章皆三變末流不免有弊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蹈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其實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予每爲之太息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傳奕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傳奕奕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恣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施厥禁主庸臣佞政害祚短事佛



致然愈特敷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  
劫之與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也愈至潮州上  
表哀謝憲宗曰合成我得謂事佛則年代不永誠不  
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明  
帝死爲明神顧成之廟名爲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  
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其  
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東坡作文用事

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俞一見以爲其文似孟子置  
在高等坡後往謝梅梅問論中用堯臯陶事出何書  
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傳以爲戲予讀坡應制科  
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

王勃滕王閣序文有本祖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爲警絕然予觀庾信馬射賦  
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知王勃  
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爲勝及觀歐公  
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



蓋明月與岩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甚遠

### 歐蘇之文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畫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於叙富貴坡語工於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卽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 歐文多擬韓作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文文似祭薛中丞又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吊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效其句語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吏部總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率強僻濫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之墻數仞樵輩



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

蘇明允辯奸論

辯奸論王司空贈官制皆蘇氏宿憾之言也予聞老蘇初來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稱其文章王荆公時已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橫有戰國氣習屢詆於衆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侁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擬明允遂作辯奸論一篇以荆公比王衍盧杞密獻安道而不敢示歐公荆公後微聞因不樂子瞻兄弟然當時此論不出元豐間子由

從安道辟于南京請爲明允墓表遂全載之而蘇亦不敢上

盡廢

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猶

有于荆公然輕薄子猶摘制中語云使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以爲比之不足此又誣公矣可以發一笑

蘇黃文妙一世

蘇黃文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尚有蹊徑可得而



尋東坡常教學者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議論文字須取明允文字觀之耳并熟看董賈諸文又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讀熟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警策巧女文綉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可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爲之便以爲工也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必盡知蘇黃好處今毛詩國風與楚辭檀弓俱在不知當何如續曲折處當復何如蘇黃之作又復何如李太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博也然雖知如是與其遠想頗牧不若暗合孫吳便是蘇黃猶在世傳彭乘爲翰林學士田況知成都方兩蜀荒歉人民流離况纔度荆門卽發倉振濟上表待罪乘爲批答曰纔度巉巉之險便興惻惻之情邊師有乞朝覲者許許秋涼卽塗乘復爲批答曰當俟蕭蕭之後爰堪靡靡之行有王平爲侍御史故事拜御史滿百日不言罷爲外官平上書乘滿百日而未嘗一言衆以爲有時而發也一日聞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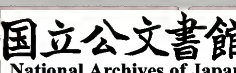


割咸共傾耳意其必用大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辭  
 曰是何穠若其容忽覩鬢如之狀又有楊安國者為  
 侍講講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  
 回甚窮但有一籬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  
 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遷啓曰官家孔子教書也須  
 要錢上大晒之山林之士望翰苑經筵與夫烏府栢  
 臺言事之職不啻如在天上意其文章議論非復人  
 間常語然傳於世者時有此曹乃適足以資林下之  
 一噓而已方知伏獵侍郎杜宰相與華省名郎

判芳洲杜若信之矣吾為乘等援唐人之繆復誦淵  
 明之詩曰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假令乘等尚在  
 聞吾此語亦當一笑

東坡文字妙一世

山谷論東坡文魯直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在  
 好罵耳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忤其  
 游戲翰墨有不可處輒見之詩然嘗有句云多生綺  
 語摩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  
 山中有人行蓋其自序如此又嘗自言性不慎語言





與爲無親踈輒輸寫肝膽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咨此語蓋實錄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摩治盡出圭角方更純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強鄙少以氣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成家屛年來輒自悟畱氣下燮臍觀此詩便可想其爲人矣大抵高人勝士類是不能拘俗俯仰其嫚罵玩悔亦其常事但後生慎勿襲其軌或當如魯直所言耳然余觀坡題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峩峩眼高四海空無人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沈吾足乃敢瞋又嘗有詩曰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闊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且言我所謂君者自王茂洪之流耳豈謂此等輩哉乃知坡雖好罵尚有事在

蘇子由文

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孺李德裕俱爲一代之偉人以馮道事四姓九君爲非其過廢幾以忠恕格物者至神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以挽辭曰量書廢典寢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筆之際意



果何在

東坡兄弟議論相反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屢皆加刊定故與子瞻有相反處蓋以矯王氏尚同之弊耳至子瞻易傳論天地之數五十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土無成數無定位者專氣故不特見而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說也則似矯枉太過

秦少游文自成一家

呂居休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予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正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此坡不覺望洋而嘆也然亦自成一家

蔡君謨萬安橋記

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剝却八字蓋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矣不當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八字爲贅吾叔可用云前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以字未穩凡言以者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云也橋之訖功豈可以人意左



右之哉予曰似此細看便無全功只如纍指于淵梁  
空以行是橋皆如此此亦可刪矣蘭亭序豈非佳作  
然天朗氣清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復故不得  
入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予因語坐客呂不  
韋著呂氏春秋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  
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義之君謨得無多費金乎  
衆爲一笑

陳表民葉嘉傳

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表民名元規  
不及見其人蓋名士也予在中江見朱漕說坡集和  
賀方回青玉案卒章有曾濕西湖雨之句人以爲坡  
詞此乃華亭姚晉道作也余嘗恨荆公文字至今無  
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必假李漢劉禹錫編次然荆  
公嘗云李漢豈知退之者編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  
以示子孫者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  
本坡亦嘗言曾子固編李白集而無贈懷素草書及  
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格調卑弱子固號有智識  
故溪可怪此亦坡以自見也予觀坡集中如醉鄉睡



鄉記之類都從淺近決非坡作或云坡只有江瑤枉傳他皆非是今海內書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也雖歐公集亦已經東坡纂類至今猶有續添之文況未編者乎然蜀中亦竟無全本不知其何故也豈一時門生故無劉卒之識抑其家子孫之過

蕭統徐鉉文選文粹之陋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恩而下蓋序也以表為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徐鉉所編文粹乃錄銘于前而于題下注云并壽州刺史表于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為之序東坡嘗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之

陶淵明杜子美韓退之詩

文章以氣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又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韓退之詩出謂神韻之文耳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嘗在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嘗在東偏當晝日在上我坐



中央焉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窺古人妙斷耳  
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亞枝低此  
人可嫌其太易乎論者謂子美無數蜻蜓飛上下一  
雙瀉瀉對浮沉便有關關雉鳩在河之洲氣象予亦  
謂淵明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鷄鳴  
桑樹顛當與邇詩七月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  
予每見人愛誦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  
之句以為工此與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  
耳若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  
不侔也達此理者始可論文

杜陶二公詩話天成

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意  
于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  
闌接偃語落日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  
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  
前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

江文通擬古詩

擬古詩難于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淵



明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詩未聞有擬古文者予謂退之爲樊宗師作墓誌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中擬轉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罅靡不照耳不然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柳子厚白樂天學陶東坡和陶詩

山谷常謂曰白樂天柳子厚俱効陶淵明作詩而唯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

樂道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于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杜詩高妙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後人詩乃諸詩有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人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詩人無此句也



心地初乃莊子不謂游心

合氣於漢之義

杜詩句句可出題目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點雅堪出題目餘人詩非不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同

杜子美贈花卿詩

世人讀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可因誤認花卿爲歌妓者多矣按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度崔光遠平段子璋逐大畧東川故美復有戲贈花卿歌其卒章云人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師當時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禮樂之義子美所謂蓋微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有曲而人間不得聞乎

韓退之詩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似若褒惜而意實微顯如圍碁六博醉花月羅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欲歛之道且欲寇其巔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歛加冠巾此便是勒令還俗也退之又嘗有詩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



能從汝巢神仙故作謝自然淮氏子等詩尤爲切齒然于華山女詩乃獨借假末句云仙梯難扳俗緣重浪憑青鳥通叮嚀與記夢詩語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也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有少長語本匈奴傳云兒能引予射鳥鼠少長則射孤兔用爲長猶稍長也

韓退之嘲宮兒

韓退之嘲京師宮兒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藉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琴琶筆者也又嘗有詩云銀燭未燒窓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周朴杜荀鶴詩

處士周朴有能詩名于唐末歐陽公嘗稱朴詩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朴句也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又言鄭谷詩號雲臺編者今亦不行于此然今市肆實有此集二



人唐史皆不爲立傳獨朴死巢丘不屈其節目見巢傳中予家有朴詩百餘篇嘗爲之序異日當別加搜訪遺逸爲全集以傳于世

宋太祖皇帝詩語雄傑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鉉來朝欲以下勝至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傑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西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滴金釵潤酒惡時招花蓋臭別院時聞簫鼓奏議者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嘆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縱維翰愛錢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獸紅錦地衣當費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



歐蘇梅比肩韓孟

韓退之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俞  
謂此事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  
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最重蘇  
子美獨稱爲蘇梅子美喜爲健句而梅詩乃務爲清  
切閑談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子美嘗曰吾  
不幸寫字人以此周越作詩人以此梅堯臣此又可  
哭

歐公詩倣韓作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未窺  
攜自滇池共傳須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  
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此歌雖窮極物理然  
恐非退之極致者歐公遂每每效其體作菱溪大石  
云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  
煅煉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觀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  
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苟非聖  
人親手跡不爾孔穴誰雕刻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  
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



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鐫鑿無瑕痕觀其立意故欲追  
倣韓作然頗覺煩冗不然韓歌爲渾成爾公有又石  
篆詩云我疑此字非筆墨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  
地胚暉判元氣結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  
遺跡千蒼崖山祗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淡藏埋紫  
石硯屏歌云月從海底來行向天東南正當天中時  
下照萬文潭潭中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岩月  
光水潔石瑩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  
天有兩曜分爲三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吾嗟  
人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雖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  
鐫鑿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夜  
不得閑此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於退之然  
石屏歌云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竒怪窮吾才  
而洛陽牡丹圖詩又云又疑人心愈巧僞天欲闢巧  
窮精微二詩殆是一意自不宜兩用

歐公言古詩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猶見工夫觀公  
內制集序云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



余支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公不獨用之于詩也予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來辭云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關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乎文中時復作四言句相間成文又益奇也

山谷言詩

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予謂雜劇出場誰不打諢只難得切題可笑耳山谷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故有此語然東坡嘗有對賜御書詩曰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晉秦少章一見便曰如何一說到這裏少章之意蓋謂東坡不當合闢然亦是不會講雜劇也據坡自註云時熙河秋獲鬼是日涇源復奏



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故其詩云莫言美墨數行書  
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鋒夜到甘泉  
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乃知坡詩意  
自在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嘗言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戲謔  
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也而淵明愁嘆  
見于詩可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然老杜云淵明避  
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用掛懷抱如山谷  
所云則杜公猶自未能免俗何耶

東坡山谷詩可謂畫本

東坡詠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一  
竹梅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籬落間  
風光物采來照映人願揖不下也近讀山谷文字云  
適有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作詩不知  
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如市倡東塗  
西抹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風采益復可喜  
竊謂此語便可與坡詩對畫作兩幅圖子也戲錄于



此將與好事者以爲畫本

東坡秦少游周美成詩

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之句其後秦少游作俞待制輓詞遂云風生使者旌麾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人已謂其依倣太甚令人只見周美成蔡相生辰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官禮樂中相傳競以爲佳不知前輩已疊用之矣人之易欺如此

東坡贈劉丈文與可詩

東坡居吳中久頗熟其風土嘗作詩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論非吳人不知其爲佳也坡又嘗作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云溶溶春港淥晴暉蘆笋生時柳絮飛詩集作還有江南風物否不見江南三月裏桃花流水鱖魚肥橙蘂鱸膾桃花肥紫似此景致亦豈北人所有

東坡西湖詩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



抹也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西湖好處公又有詩  
白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予謂此詩又  
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  
看此詩

東坡詩用事多誤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號國夫人夜遊圖詩云當時  
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名麗  
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  
淑妃初亦名麗華也東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漫

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  
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坡又有  
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扁鵲又詩  
云俄令司馬能饒石奈有中郎解摸金而袁紹檄曹  
操蓋云發丘中郎摸金校尉又詩云市區收罷魚豚  
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  
非彌陀也此類非一蓋惟大才方可濶畧餘人正不  
可學

呂居仁秦少游詩



呂居仁嘗有一絕云胡虜那知鼎重輕摘胎元自誤  
 公卿襄陽耆舊推龐老授禪碑中無姓名復有人題  
 於館驛壁上仍注其下云此呂本中嘲厥祖之作見  
 者無不大笑蓋呂之父嘗聯名立偽楚故也近王會  
 出守吳與其甥秦伯陽以詩送之卒章云飽間東老  
 樞皮字試問溪頭鶴髮翁自注云事見東坡詩按坡  
 集言呂洞賓嘗以石樞皮書字于湖州東老之壁故  
 后山詩云至用樞皮綠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其意  
 不能無諷議也今秦公乃指坡此詩為出處無乃亦

嘲厥祖乎茲可以絕倒

按此陳後山  
非東坡集

梅聖俞河豚車螯詩

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厭誰知死如麻歐公食  
 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便覺牽強不  
 似梅詩為切題

王荆公晚年極精巧

荆公晚年詩精巧如云木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  
 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  
 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



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折聲又王仲至試館職詩云日斜奏罷長揚賦閒拂塵埃看畫墻公爲改云奏賦長揚罷云如此詩絕此是一癖

陳簡齋墨梅詩

客有誦陳公非墨梅詩於予者且云信古人未曾道此予誦其一曰潔白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落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爲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也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簡齋亦善奪胎耳簡齋蠟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晚晴殷勤夜來雪少亦此法也

畢狀元贈子山詩

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十餘以詩迂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古人海



上偶經仙洞府岩前猶見玉精神南華久徹逍遙夢  
兜率重來自狂身携得新詩天上去不教辜負到全  
閩人言畢狀元眉目如畫詩詞亦自清拔予兒時人  
多誦此詩至今父老猶能誦之真佳句也今責瑣集  
中多載當時諸公贈子山詩而獨無此篇故記於此  
以補青瑣之闕

林子山詩

林子山詩中亦多佳句其自叙過門人指朝郎宅入  
室渾如野老家人皆許其有隱者之致然輕薄子猶  
誦其出山詩云尺書中夜至清曉卽揚鞭人謂子山  
三詔不起於是聞者莫不絕倒

王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  
李白詩詞迅快無踈脫處然其識汗下十句九句言  
婦人酒耳子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  
氣當遊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  
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  
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興高



遠多喜為風月間識之語蓋效太白為之故東坡作  
 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黃  
 魯直初好作豔歌小詞道人恣秀謂其以筆墨誨淫  
 於我泐中當墜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甚作以魯直  
 之言能誨淫則可以為識汗下則不可

柳直新話卷三

東坡論盧仝馬異杜詩

東坡嘗言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  
 作杜默默之歌詩坡以為山東學究飲村酒食瘴死  
 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尚足言詩乎予聞慶曆中京  
 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者每好吟咏而詞多鄙俚故  
 予亦戲謂作詩平易至白樂天杜荀鶴極矣若更淺  
 近又是豁達李老

詩指物有優劣



詩中有俱指一物而下句不同者以類觀之方見優劣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子美云好把茱萸仔細看此三句皆言茱萸而杜當爲優又如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李侗云魚搖清影上簾籠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行此三句皆言魚戲而韓當爲優又曰公云梨花一枝輕帶雨李賀云桃花亂落如紅雨王勃云朱簾暮捲西山雨此三句皆言雨而王當爲優學詩者以此求之思過半

詩有四雨句優劣

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簷蔔花而王荊公以爲總不似院落深沉杏花雨乃是闍提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詩有格高韻勝之辨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



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矍然若有悟自此讀詩須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趣然恐前輩或有所未聞

冷齋夜話誕妄

予嘗疑山谷小詞中有和僧惠洪西江月一首云日側金盤墮影鴈回醉墨書空君詩秀絕兩匆匆相見納衣閒擁蟻穴夢回人世楊花踪跡風中莫將

等秋鴻處處春山翠重意其非山谷倅後人見洪載於冷齋夜話遂編入山谷集中據夜話載洪與山谷往返諸話甚詳而集中不應不見此詞亦不類山谷詞真贗作也後讀魯公所編皇宋百家詩選乃云惠洪多誕夜話中數事皆洪嘗詐學山谷作贈洪詩云韻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見其體製絕似山谷喜曰此真舅氏詩也遂增置豫章集中然予觀此詩全篇亦不似山谷體製以此益知其妄僧病可瘦權詩太清



予嘗與僧惠空論全之詩僧如病可瘦權軍並皆能  
 詩然嘗病其太清予因贈東坡陸道士墓誌坡嘗語  
 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仙其寒足以死此語  
 雖相泐其實與文字同一關捩蓋文字固不可俗亦  
 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氣象此固文  
 字所忌也今觀二僧所謂其清足以仙其寒足以死  
 者也空云吾往在豫章從李商老遊一月一論至可  
 師處商老曰可詩句句是廬山景物試抬廬山不  
 知當道語等亦以為有太清之病予笑謂空商老亦  
 論毋乃暗合孫吳耶

謝庭詠雪詩

撒鹽空中此米雪也柳絮因風起此鷲毛雪也然當  
 時但以道韞之語為工予謂詩云相彼雨雪  
 霰霰即今所謂米雪耳乃知謝氏二句當  
 未可優劣論也東坡遂有柳絮才高不道鹽  
 豈是且圖對偶親切耶

文中有詩詩中有文

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然文中



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如法吾所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之畫記觀其鋪張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始自甲乙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於韻語不甚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爲押韻文者是果足爲韓杜病乎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當有知者領予此語

韓文杜詩用字有來處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毫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李杜韓柳有優劣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學元快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濶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述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

孫樵文白樂天黃魯直詩

黃魯直詩極酷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故謂當仁不讓也若乃學退之而不至者為孫樵學淵明而不至者為白樂天則不謂減師半清也

陳后山學文於南豐學詩於山谷

陳后山學文於曾子固學詩於黃魯直嘗有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然此香獨不為魯直何也

歐公變文格而不能變詩格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極於高古



唐末詩體卑陋小詞奇絕

唐末詩體卑陋而小詞最爲奇絕今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爲長短句之宗

以文體爲詩四六

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

蘇東坡木蘭花小詞

東坡集中有減字木蘭花詞云鄭莊子好客容我樽前時墮幘落筆生風藉甚聲名羨我公高山白早瑩雪肌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人多不曉其意或云坡昔遇京口官妓鄭容高瑩二人侍晏坡喜之二妓間請於坡欲爲脫籍坡許之而終不爲言及別二妓之船所懇之坡曰爾但持我此詞以往太守一見便知其意蓋見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也此老真爾狡獪耶

王元澤小詞

世傳王元澤一生不作小詞或者笑之元澤遂作倦尋芳慢一首時服其工其詞曰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院間畫翠逕鶯來驚下亂紅鋪綉倚危牆望高榭



海棠經雨胭脂透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明候倦遊  
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  
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依舊這情懷對  
東風盡成消瘦此詞甚佳今人多能誦之然元澤自  
此亦不復作

畫工善體詩人之意

唐人詩有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  
間舊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春色  
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  
美婦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  
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  
此解語花也而當時語云上宮春色四時在目蓋此  
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耶

顧愷之張長史書畫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為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為顛  
予謂此二人之所以精於書畫者也莊子曰用志不  
分乃凝於神

王右軍蘇東坡字



王右軍書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

歐陽永叔蔡君謨論硯書皆不同

歐陽公論硯以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以紫石爲上歛石出龍尾溪堅勁多發墨其石理微麓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鋸者尤好也而蔡君謨乃曰端石瑩潤惟有鋒鋸者尤佳極發墨歛石多鋸惟膩理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二公異論如此然予觀二公論書亦自不同不獨論硯也歐公愛柳公權書高重碑謂傳模者能不失真而鋒鋸皆在至於陰符經序則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尤善藏筆鋒也二說正相反以此言之況夫文章豈有定論耶

前代牌額先掛後書碑石先立後刻

前世牌額必先掛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卽日皓首此先掛之驗也今則先書而後掛唐吐突承瓘欲立石紀功德李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驗也今則先刻



而後立

識緯害經

五經正文多引識緯反害正經皆可刪歐陽公昔嘗有劄子論其事今三國志註多引神怪小說無補正史處亦可刪

東坡詩識

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人以坡此語爲晚年南遷之識坡又嘗贈潘谷詩云一朝八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潘後數年果因醉赴於井中跌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獨自識且又識殺潘谷耶

漢光武唐武宗信圖識受籙

光武却祥瑞不受而信圖識武宗除太浮屠而躬受道家之籙此與招一放一何異

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

孟子所序三聖世多泥於文而不知其意王荊公曰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



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三人者皆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不免有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之弊極於天下矣故孔子出而後聖人之道大全而無一偏之患蘇子由獨以爲不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而許之者其叙逸民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尚足以爲聖人乎且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世士方以功利爲志孰謂其多退而寡進而有伯夷之弊此皆妄意聖人耳予謂此說足以正荆公之失而未盡孟子之意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假義設辭也蓋孟子謂任與清與和此三者士君子爲行之大槩也士君子之行未至於聖人則必有所偏偏則此三者必居其一矣夫以天下庸庸之人多因乎流俗而不能自立也士君子於此三者苟得其一則亦可以自見於世故假此三人者以顯其義然而不免有所偏非全德也故復假孔子以終其說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以爲士君子必如



孔子然後謂之全德否則獨行一介之士而已此孟子願學之意也又安有矯弊之說彼孟子又豈以三千爲足與孔子並而稱聖乎予故曰此孟子假義設辭明矣

伯夷柳下惠孟子文中子

孟子嘗以伯夷柳下惠爲聖人王荆公復以孟子爲聖人雖要推尊孟子然不必如此立論也予觀文中子設教自比孔子而李翱至以其書比之太公家教則又似貶抑太過要之皆非至論也

孔顏孟之辨

孔子所言說自己事孟子所言說聖人事此孔道之辨顏子氣厚孟子氣雄此顏孟之辨

孔子曾子之說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知此孔子未死前自作行狀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遠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曾子臨終時



說傳恣偈也

孟子賈生之說不及孔子

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不如賈誼曰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然誼雖有未盡者不如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然則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然則曰邦有急則位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何至以犬馬官徒自爲乎

楊墨許行西晉餘習

楊墨之道昉於師商許行之學兆於樊遲西晉之餘習基於原壤

儒釋迭爲盛衰

世傳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南馬太師汾陽無業神師雪





峯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嘆服其後說與張天覺天覺撫几歎賞曰達人論也遂記案間予謂馬太師等在孔子上下今不必論然自馬太師之後釋門又復淡薄收拾不住絕無一人何也豈其復生吾儒中乎近世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范蜀公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行之所成就真儒法也豈復在馬太師下乎吾以是知儒釋二者殆迭爲盛衰不知歐公後數十年當復生釋氏中未可知也方當吾儒生聖賢之時要不可使邪說詭服者得以自肆可也雖然吾愷與今世脫空謾語者較其上下耶惜荆公不聞此語

唐武宗李德裕深信道家之說

李德裕云嘗於便殿對武宗言及方士上曰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予切疑非武宗之言按唐記會昌五年正月作仙臺於南郊六月作望仙樓於神策軍至八月遂大毀僧寺復僧尼爲民顧其行事如此豈但遣悶而已會昌之政德裕內之其深信道家之說恐



非但武宗之意予讀會昌投龍文見武宗自稱承道  
 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人而德裕茅山三  
 像記則自號上清玄都大闕三景弟子蓋其君臣相  
 倣所為如此於是知遣悶之語實一時飾說耳德裕  
 誠恐天下後世議已故以此歸咎於其君者不然則  
 德裕於此不容無說德裕誠有意於諫何不以憲宗  
 之事告之憲宗時李絳等嘗盛夏廷對帝汗浹衣絳  
 等欲退帝曰宮中無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等講天  
 下事乃其樂也武宗遣悶得無有講天下事以為樂  
 者乎吾故以為德裕實托此語以歸咎於其君者不  
 然則德裕亦可謂不善補闕者矣

學佛者不知孔子

予讀僧寶傳見南昌潘延之嘗與英邵武同遊西山  
 夜宿雙巔因語英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宜合孔子英  
 曰子何以驗之曰聞龍潭在天皇坐下日久未蒙發  
 藥一日啓曰弟子服膺師問非不盡心卒未聞一言  
 之賜願丐慈悲天皇曰十世二時中何嘗不告汝汝  
 擎茶來我為汝接汝行益來並為汝受汝問訊我舉



手負汝何事潭於言下有契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  
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豈不然哉英曰楚人以山鷄爲鳳皇人以爲笑不意  
吾子此論似之潘遂休太子謂學佛者知佛而不知  
孔子其以孔子爲山鷄佛爲鳳凰固無足怪復讀萬  
善同歸論見壽禪師云孔子老子皆是菩薩化身孔  
子乃儒童菩薩老子乃迦葉菩薩忽念英師所言不  
覺失笑因戲語學佛者曰奈何反令爾鳳化爲山鷄  
乎其人無以應

### 佛家悟入

學道之士未聞有自儒書入者或者以爲此治世語  
言非道蹟谿徑彼宗門建立要須一句中具三玄一  
玄中具三要乃能啓悟學者作將來眼目予以爲不  
然世尊在日有比丘鈍根無多聞性佛令誦苾芻二  
字旦夕誦之言若則已忘苾芻言苾芻則又忘苾芻每自越  
責繫念不休忽一日能言曰苾芻於此大悟得無礙  
下中使學者用心能如誦苾芻則雖笑跳擊竹猪肉  
滿案猶可以悟而況治世語言乎



讀楞嚴經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意甚妙惜夫當時弟子無能發問者故未盡夫子之意予讀楞嚴經波斯匿王問佛言我昔未聞諸佛誨勅見迦旃延毘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輒疑云何發揮証知此心不生滅地佛告大王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王言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殞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言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時王言世尊我昔孩

孺膚腴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於衰髦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殆將不久如何見此克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容不應損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二十之年又衰二十年于今六十又過于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易流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爲年變豈惟



年變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刹那  
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告  
大王汝見變滅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汝滅時知  
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實不知佛言  
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  
我生三歲慈母携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卽知  
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  
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  
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宛然無異乃至十  
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  
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恒河與童時觀河  
之見有童髦否王言否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  
而此見情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  
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  
未加梨等都言死後此身全沒王聞此言信知身後  
捨生趣生得未曾有子以此語足盡夫子之意蓋孔  
子說前段佛說後段合是二說其意乃全

楊次公佛印語



楊次公道號無爲子一日見金山佛印禪師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我生無爲軍故自稱無爲子佛印曰公若生廬州則自稱廬子乎佛印滑稽如此近佛其和尚有弟子自言因看庭前栢樹子滑頭有省遂自號栢樹徑山果聞之笑曰使其因乾屎橛活亦自號乾屎耶此尤可笑

李翱學佛

李翱親從韓退之遊而學佛自若也今之讀韓文者則皆闕佛老然公自言籍湜輩屢叛其教而獨不及斯此又何也

李翱問藥山語

李翱問藥山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翱不會出云雲在天水在瓶子始讀此而悟中庸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之文

韓文公叅大顛

韓文公在潮州與僧大顛往還今集中有與大顛書三首世以爲非是予讀宗門統要初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内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示群臣皆賀陛下聖



德所感惟文公不賀上問群臣皆賀惟卿不賀何也  
文公奏微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  
是神龍護衛之光上問公如何是佛光文公無對因  
以罪請出至潮州遇大顛公問和尚春秋多少顛乃  
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  
文公歸宅怏怏而已夫人問侍郎情思不懌復有何  
事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問晝夜一百八意旨如  
何公明言凌晨逐衣纔到門首乃遇首座云侍郎入  
寺何早公云特公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言句開  
示侍郎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  
八意旨如何座乃叩齒三聲公至堂頭復進前話晝  
夜一百八意旨如何顛亦叩齒三聲公云信却佛法  
一同顛云見甚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  
首座亦復如此遂喚首座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  
座云是顛遂打首座趕出院文公一日復白大顛曰  
弟子軍州事多佛法要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  
未會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床三聲顛云作麼平云  
先以定動然後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



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觀與大顛往還事迹如此今史傳但載公論佛骨而不知其始對佛光已目不合上意其實未知佛泐大義既見顛師遂有入處而世復以公答孟簡書爲疑以公與大顛遊是與文暢意義等無異非信其道也予謂顛古尊宿非二師比況聞文公論佛骨來使文公不見則已見之必有以啓悟公者今觀大顛與首座侍者三人互相引發皆迥絕言議之表所謂爲上根者說大乘泐因果報應文字語言固不論也今世所傳韓退之別傳乃一切摘據昌黎集中文義長短以爲問答如市糶穡較然彼欲以伸大顛之辨而抑文公不知公於大顛所以相與開示悟入蓋如此予欲學者盡見文公始末故備錄于此雖然答孟簡書公應不妄作必有能辨之者

### 黃山谷五觀

山谷嘗約釋氏泐作士大夫食時五觀此古人一飯不忘君終食不違仁之意近時士大夫乃多劾浮屠家以鉢盂而食之時謂之衣鉢無乃好奇之過



天堂地獄

傳奕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爲是人設耳張唐卿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國史補李肇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耶

韓退之闢佛老

退之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於是儒者咸宗其語及歐陽公作本論謂莫若修其本以勝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哉此論一出而原道之語幾廢予觀魯直所云毘廬遮那宮殿樓閣克遍千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耶然儒者猶云我不讀佛書安用如此語由是達者笑之予聞釋氏之論曰欲破彼宗先善彼宗故佛在世日西域有三十六種外道每種各以其藝咸來難佛佛固晏然不動聲色卽以彼藝還與之



較皆出其上於是外道藝窮乃始揚佛今之與佛老  
辨者皆未嘗涉其流者也乃欲以一己之見破二氏  
之宗譬如與人訟初不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  
其誰肯信之

王烈遇石髓

晉人盧無類多欺誕子觀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以餉  
嵇叔夜夜視之則已為石矣然抱朴子云石中黃子  
所在有之近水之山有多在大石中其石常濕潤不  
燥打石見之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殼者便飲之不

石便堅凝成石也據此與王烈所謂石髓何異恐所  
得者只是此耳按仙經神山五百年一開石髓出飲  
之者壽與天地齊故東坡因謂康當時杵碎或楷磨  
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  
力求也晉人固好奇無實而坡復以仙經為信無乃  
一徑庭耶

出沈存  
中筆談

韓退之服硫黃

韓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黃親見大顛而後作  
答孟簡書似無持操者或者論曰退之但立教而已



可盡信乎此又可笑

崇觀太學三舍之弊

崇寧大觀  
徽宗年號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語言習尚  
浮虎千人一律嘗見人說當時京師優人有致語云  
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  
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禁人也于時觀者莫  
不絕倒蓋數語皆當時之弊也

太學生陳東歐陽徹黃作詹淵

十聞靖康初金人犯闕太學陳東伏闕上書云

凶六賊乞用李綱頃刻間不期而會者數萬人其後  
汪伯彥為相惡之東與歐陽徹皆死論者謂陳東歐  
陽徹詐仙得仙可一笑也自秦太師死朝廷擢用楊  
鵬舉中丞沈該左相又起厨舍人蔡於冗散除禮部  
侍郎兼國子祭酒士子翕然歸重又兼權給事中因  
有所封駁楊中丞不喜遂言罷之是歲紹興二十六  
年三月也於是太學生黃作等三百餘人叩都堂乞  
畱周祭酒宰相又惡之黃作與詹淵並送五百里編  
管黃作台州詹淵池州論者又謂昔伊尹負鼎于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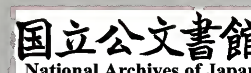
得為商相而和逢堯負鼎于武后遂流莊州唐太學生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詣闕畱司業陽城柳子厚貽書贊義今黃作詹淵乞畱周祭酒而得編管則又求死不得死也於是聞者為之絕倒

堯試鯨為舜設

堯之試鯨為舜設也按堯典言鯨方命圯族而楚辭亦云鯨倖直以亡身則其為人必剛愎好勝者也堯將以天下而與之側微之人知鯨之剛愎好勝必有異議於是舉而試之俟其久而無功自當退聽此堯之意也夫鯨以九年之久績用弗成而舜之試也三載乃底可績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服其心或謂當時在廷之臣未有及鯨者堯方以洪水為急故不得已而試之使果堯以洪水為急豈得俟九年而不問乎

國朝始置通判

國朝始置通判謂之監州往往與知州爭權錢昆少卿家世餘杭之人嗜蟹嘗求外補或問欲何郡昆曰但得有螻蟹無通判處可矣聞者以為笑予按太唐傳載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飲酒因話平生愛尚及





憎怕者工部員外周愿獨曰愛宣州觀察使怕大吏  
此事始得一對

王荆公免役法

荆公免役法是分兵民之意也至今利之元祐用事  
之臣一旦盡廢新法而獨於役法數年而不能定彼  
欲盡改荆公所行非於此獨有惜也豈亦知其利而  
強爲是紛紛耶大抵先王之法如封建井田肉刑民  
兵非不善也但法一壞之後便不可復周禮至穆王  
時已自不行今呂刑之書可見已唐太宗亦衛法至  
德時與李泌議復之亦不能也而況後世乎然迂  
儒泥古者至今猶持之論兵民法差役不亦謬乎予  
以爲今之用事者倘以生民爲念當併罷保正副而  
專用耆壯方盡免役之利

人才有長短

后山居士言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  
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子瞻詞如詩少游詩  
如詞此論得今人之短宋尚書云老子道德經爲至  
言之宗屈平離騷經爲詞賦之宗司馬遷史記爲紀



傳之宗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地此論得古  
人之長雖然要不可偏廢論人者無以短而棄長亦  
無以長而護短自論則當於長處出奇短處致功或  
問霍王長於處事劉元平答曰無長聞者不解元平  
曰人有短而後見長若王無所不備何以稱之此誠  
是然此等人難得

西門豹宋均優劣

西門豹爲鄴令投巫嫗弟子三老於河而吏民不敢  
復爲河伯娶婦宋均爲九江太守下令民爲唐后

二山娶百姓男女爲公嫗者皆娶巫家女於是遂絕  
此二事者皆一時詭以濟事雖若非優而實中其病  
故其事遂止然竊謂豹投巫嫗三老不若均之下書  
不動聲色而自然禁止均之術當優於豹也然予觀  
陳氏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  
後陳子克至以告曰太子之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子克曰以殉葬非古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  
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故以二人者之爲  
之也於是弗果用此事與均令娶巫家女事同豈均



暗合孫吳耶抑亦蹈其故智餘論乎予觀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叅軍鄭銳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事不切事情罷官反爲道士而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爲僧諂道者爲道士則士大夫爲異論者息矣此亦投巫姬等之遺意

王沂公李順之優劣

艾慎幾姜爲予言咸平中王沂公狀元及第日曾於佛寺飯僧一年人以爲難近逮建炎初李順之廷對

第一以爲離亂之後亦於揚州僧寺特施錢二緡轉大輪藏欲爲陳亡戰士追福由是聞者笑之謂其所欲者奢也予謂李公平生滑稽玩侮無所不至乃欲以二千錢爲陳亡之福便可想見其爲人然王李優劣於是可見

竇灌田蚡罵坐

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需山一會儼然未散

鍾會燬王徽之觀竹



吾嘗語吾兄子丞昔嵇康與向秀共煨於大樹下鍾  
會往造焉康不爲禮而煨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  
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又王徽之聞吳中士大夫家有  
竹欲往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笑良久主人灑掃  
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  
歡而去此兩人者便是會禪矣子丞喜談禪故以此  
戲之子丞徐曰原壤夷侯孔子以杖叩其脛此杖豈  
非是德山棒乎予遂把一界云是孔子杖是德山棒

東坡行脚僧

東坡嘗言見今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予謂坡不獨  
是行脚僧乃苦行僧也坡蓋自謫黃州後便見學道  
工夫晚年筆墨挾海上風濤之氣益窮益工則苦行  
僧又不是也

徐邈中聖人

魏武帝方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逢問  
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逢白之武帝帝怒將軍鮮于輔  
進曰平日酒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  
慎偶飲言耳邈遂得免郭璋截君角徐邈中聖人可



并案也

山谷言士大夫不可俗

山谷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舍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臣源復生不易吾言也予謂山谷言固佳要未盡俗人之狀曰平日無佳論而臨事好造作此俗人也平居妄自尊大而臨事不知體此俗人也雖使山谷復生亦不易吾言也

漢楚得失之機

漢高帝與諸將論漢所以得天下與項羽所以失天下自謂能用三傑而項羽不能用范增故得失異以予考之亦在得機失機耳漢之初王南鄭也思忠徇之士聽韓信計決策東向此一機也及割鴻溝漢王欲西歸聽良平諫因楚兵罷食盡而取之此二機也惟此二機不失所以得天下彼項王不入關而北救趙初失一機故漢得以入秦及項王聞漢已并關中



大怒信張良遺書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又失一機  
故漢得以入彭城自此與漢相持成皋廣武間勝負  
雖足相當而漢終斃項羽垓下蓋其得失之機已判  
久矣就使項王能用范增亦不過勸羽殺漢王而已  
何益於勝負之計乎

柳子厚功過

予讀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未嘗不憐其志也伾文  
雖小人而子厚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然學者  
至今罪之按順宗實錄帝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

天下事皆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韋執  
誼行之於外又云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諱曄  
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此  
其朋黨之跡也其專權竊柄誠爲可罪然予觀順宗  
卽位未幾而首貶李實次罷宮市次禁母令寺觀選  
買乳母次禁五方小兒張捕鳥雀橫暴閭里次停益  
鐵使進獻次出後宮三百人次用姜公輔蘇弁爲刺  
史追陸箕鄭餘慶韓皋陽城赴京師次出後宮并殺  
坊女妓六百人繼罷關中萬安監不數月間行此數



事人情大悅雖王政何以加此豈非子厚等為之歟  
 而世不知察徒罪其朋黨則亦見其不恕矣春秋之  
 訟不以功掩過亦不以情廢德責備而言則子厚之  
 罪在於附小人以求進若察其用心則尚在可恕之  
 域況一時之善有不可掩者乎蘇子由著唐代論以  
 牛僧孺與李德裕俱為當世偉人而馮道得為盛德  
 其論甚恕獨念子厚之賢未有為之滌者予故表而

抑風新話  
 卷三終

風新話卷三終

大政

大政



